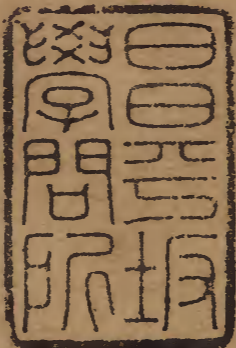


明獻徵錄

十七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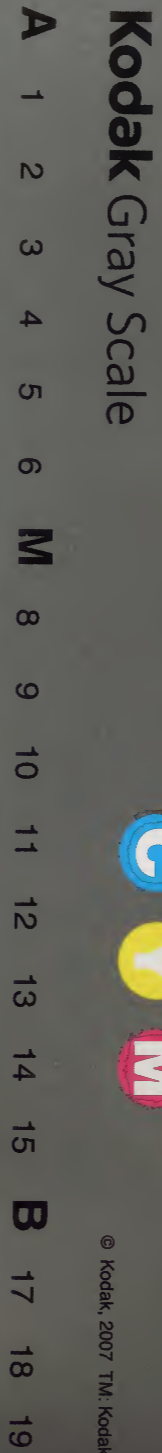
廿二



漢書門	八九七	函號類
一五七	三九	架冊

漢書	八九七	函號類
三九	一五七	架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987
冊數	157 (22)	
函號	287	153



京師給事中牛維垣御史孫承南故嘗客曾省吾謂
此奇貨可以贄居正也省吾遂爲維垣具草與承南
先後論劾錫爵等語甚危冀以動搖 上意事下禮
部而尚書徐學謨方思所以報居正攘臂謂此妖孽
不可長也具稿欲大有處而 慈聖在西宮聞之不
擇使中貴人張宏語居正神仙者何預人事而言路
批根之居正意絀而學謨方盛氣以見居正笑謂此
二人者皆君鄉人也事甚小且已往不足道學謨薨
然而退遂停寢而南中給事吳之美輩復吠聲有言
報聞而趙用賢吳中行亦與錫爵家近王篆與省吾

意未慊則風陳炯使用故嘗請奪情御史曾士楚按
吳使伺用賢中行短而甘心焉且因以擘錫爵士楚
之初爲御史新脅于長不得已具疏而中悔之旣至
嘆曰吾嚮者猶豢豕也而今乃使我鷹犬耶且吾已
愧人復安敢愧天因絕不復問移疾歸而居正竟亦
無他有狂生吳仕期者寧國人也與沈懋學善時懋
學亦移疾里居而仕期嘗欲走京師上書有所規于
居正而懋學止之其語頗流聞而吳中輕薄子僞爲
故都御史海瑞論劾居正罪惡亦傳至寧國而有梓
之者操江都御史胡欝屬同知龍宗武使究其人不可

得則執仕期以塞而欝訶知其爲懋學友也使宗武
捕而引懋學且報居正欲自以爲功而居正意不欲
彰聞曰小豎子耳何足煩白簡王篆則貽書宗武必
令引懋學而宗武不可乃餓死其人于獄而寢其事
王篆思所以媚居正與尚書王國光謀曰彼前後上
疏戍斥者皆壬夫也而意未嘗一日忘復用欲杜之
則莫若中之考察之例于是因大覲疏請錄諸戍斥
者姓名于察吏後而榜之示不收居正悅報可諸戍
斥人皆非外僚不當觀察而戍者已重于察吏不當
榜卽榜而異日安能以例杜其用也人謂居正敏識

人也而昏諄若此知其不久矣 上之初卽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差有力焉小所扞格卽以聞慈聖而 慈聖素誨 上嚴切責之甚苦且曰內庭可耳卽使張先生聞之柰何于是 上甚嚴重居正而馮保意自得所以事 上不能一切從順 上漸長而厭之時 上左右孫海客用則 乾清宮之用事者孫德秀溫泰司禮之參佐周海則兵仗之領局者也皆貴幸而不甘保之見凌 慈聖乃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南京爲小火者發孝陵種菜居正請於上謂海用處之輕復削爲淨軍而又疏條海用與

德秀泰及周海罪惡請併逐之其司禮監中貴及內侍皆勅令自陳 上裁去留因勸 上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胤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 上迫于 太后不得已皆報可於是左右所親信而他失馮保意者所餘無幾矣居正當 上初嘗纂古君人治亂之事而條治者八十一亂者三十六以應陰陽之數繪而爲圖以俗語解之使易曉至是復屬儒臣紀 高皇帝及 列聖寶訓實錄分類而成書凡四十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

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
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
去姦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儆戒曰務實曰正
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
曰重農桑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
曰裁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
曰屏異端曰飭武備曰御夷狄其辭多檢切請以
經筵之暇進講又請立起居注紀 上言動與朝內
外事爲修史張本日用翰林臣四員入直應制詩文
及備顧問 上皆優詔報許旋以滿十二載奏最

上爲召吏禮二部傳諭元輔居正受 先帝顧命
夜在公任事任怨雖稱十二年滿實在閣十五年忠
勤異常恩典宜厚尋使司禮中貴張誠賜白金三百
兩綵幣四十皆有副坐蟒盤蟒各一襲酒六十瓠鈔
十萬貫饒饌五卓羊豕鶩雞餠蜜油麵棗果薪燭之
類多以千百計手勅褒諭稱其精忠大勲朕言不能
盡官不能酬及禮吏二部議上加上柱國太傅支伯
爵俸仍加歲米二百石予一子尚寶司丞給四代誥
命下璽書褒美賜宴禮部疏辭上柱國及伯爵俸而
已 明興文臣無真拜三公者謂居正當力辭至是

皆驚怪以為且必封公侯加九錫而居正亦益汰毋
 論六卿其視四維等若不屑與稱僚案者四維等事
 之益謹而居正則亦已病矣病得之多御內而不給
 則餌房中藥發強陽而燥則又飲寒劑泄之其下成
 痔而脾弱不能進食使醫治痔以效尋下壅結而不
 能暢不獲已復用寒劑泄之遂不禁去若脂膏者而
 大腸亦遂出日以羸削 上時下諭問疾大出金帛
 以為醫藥資凡四閱月竟不愈而自六卿大臣翰林
 言路部曹下至官吏冗散亡不設醮祠廟為居正所
 禱者吏部尚書而下舍職業而朝夕奔走仲夏曝身

時翰
材亦
自謂
權者
以許
以程

正言而

赤日中延至南都山陝楚汴淮漕撫按藩臬亡不醮
 矣居正深居不出欲使知之則合賂其家人以達取
 一啓齒而已 上始令四維等理閣中細務而大事
 猶即家令居正平章居正始自力而其後憊甚不能
 徧閱然尚不使四維等參之遼東復以大捷聞居正
 遂進太師歲加祿二百石子為指揮僉事者進同知
 而四維亦加少傅太子大師建極殿大學士時行加
 太子太保居正病益紕不可為乃疏乞歸 上復加
 優詔慰留稱之為太師張太岳先生居正度不起而
 上亦使人問可次入閣者居正首薦前禮部尚書

潘晟次則尚書梁夢龍侍郎余有丁許國陳經邦而復薦尚書徐學謨曾省吾張學顏侍郎王篆等皆可大用而指王錫爵等爲奸邪上爲黏之御屏潘晟雖居正故識然不甚重之而馮保晟故所授書者也強居正使薦之時居正已昏甚不能有所主矣居正待其子弟嚴每三五日入問安領之而已不交一言而以貌羸甚惡人見之卧帷中至明不聞聲家人怪而發焉則氣絕矣訃聞上愴悼輟朝賜齋壇麻布五百疋米二百石兩宮麻布二百疋米二百石又與潞王合賻白金二千三百兩香及油爲斤者燭爲

對者以千計薪爲斤者以數萬計祭九壇復增七壇大約視國公之兼師傅者贈上柱國謚文忠遣營葬仍命京堂之四品者錦衣之在堂上者護喪歸其子編修嗣脩等疏辭謝上報諭朕念先生受先帝顧命鞠躬盡瘁歿而後已忠勞可憫遣司禮中貴人陳政護喪歸俱令馳驛居正之喪與輜重凡七十餘艘用夫三千餘人前後十餘里不絕于是四維始爲政而事漸變矣馮保亟爲上言起潘晟爲武英殿大學士使行人卽家召之馳驛來京晟鄙而貪士論所不齒一旦脫廢籍大用亡不姍且笑之者而益以

追恨居正四維度時行不欲爲晟下于是合而風給
事御史數上章攻之四維雖以馮保故擬 旨留晟
然無所褒美第云爲故輔臣所薦而已以示輕晟意
馮保不悅也而御史薦吳中行等諸臣當用馮保怒
而黜之而給事中御史有詆居正時政者居正之客
諸大臣猶持不肯行於是徐學謨歸女于時行之少
子以自固而馮保以病在告少時給事御史復乘間
論劾晟晟上疏辭四維擬 旨放之歸時晟已至臨
安道中委頓返駕馮保病起恚曰我小病也而遽無
我居正之黨王篆曾省吾朱璉徽知之且謂四維之

且甘心於居正而逐我曹因委身自昵于時行還然
無間而是時余有丁亦得入爲文淵閣大學士矣

皇太子生 上喜甚因上兩宮徽號頒詔赦天下四
維進少師中極殿大學士時行進少保戶部尚書武
英殿大學士而有丁遽加太子太保遂無以杜中官
口而馮保至錄一姪都督僉事矣張宏以下爲錦衣
指揮同知僉事有差保之始欲封伯爵而四維以無
故事難之保詎曰爾由誰得今日耶而負我于是篆
省吾行數萬金謁保與權接得從容言四維短而亟
稱時行相約逐王國光則省吾代爲吏部逐陳玠則

篆代爲都察院四維故玠所造士也而省吾以陵工
輒進太子太保御史某者篆所厚也遂上書極論王
國光而中謂國光媚四維拔其中表弟王謙爲吏部
主事四維避嫌不出時行遂擬罷國光而于工部覆
謙交代疏以御批責其鑽刺而謫之於是言者紛然
起攻四維窘甚求徐爵張大受爲保道地皆有賄於
是時行小罰言者以解而四維謂時行之與謀遂水
火矣國光旣去而擬當代者馮保私其鄉人梁夢龍
王篆不敢違遂推夢龍省吾以篆之負約也怒而相
詬至相擊朱璉復爲之交關其間遂不可解而上

故所幸中貴人張誠者見惡馮保 上不得已斥
外而使密詞保所爲遂及居正至是誠復入悉以兩
家交結恣橫狀聞 上且謂其珍玩寶藏踰于天府
上心動而馮保又以止 上郊天及選婚事得罪
左右浸言保過惡其與四維善者泄之而四維遂以
屬其門人御史李植使極論徐爵控入宮禁爲保擬
旨挾詐通姦諸違法事而它復論曾省吾貪邪縱欲
欲以嘗上而 上已執馮保禁中矣于是御史江東
之遂極論馮保罪狀尋逮徐爵下緹騎獄省吾勒致
仕而謫馮保爲奉御居南京其下大閹張大受等悉

職從徙而盡籍其家保金銀百餘萬兩珠寶瑰異以萬計它宅舍田產器用稱是大受等所籍亦不貲內藏爲充牣而上益心艷居正疑其贏積或過當矣始居正卒而王篆猶挾馮保以訶疑恐喝士大夫尚畏之其銜恩者趣之若流水有兩子一試其鄉一試于南都試南都者九卿給事御史出郊迎巡按以下爲之飭傳舍具郵供提學至檄屬邑之雋同經者與處而監試御史當試時委曲使之同號竟日至暮美酒梁肉水陸之珍絡繹饋餉御史至自具草號者酌量之且代爲書唯坐飲噉耳竟得中前列而

其鄉之試者亦與選人情益憤憤而言官乃列上其事并論劾居正三子躡取上第而四維之子甲徵已爲山西之第二人時行之子用嘉順天第六人而次子用懋冒浙籍與選如篆矣四維雖恨居正而畏其不利已乃不復窮究而第摘省吾篆之亂政悉削籍爲編氓時給事御史新進者益務攻居正爲奇併及其黨而御史楊四知語尤峻于是居正始奪上柱國太師兼太子太師再奪謚而王篆曾省吾朱璉陳瑞輩毋不斥削朝班幾爲一空而吳中行趙用賢等皆召遷官有差劉臺贈光祿少卿還其產御史魏允貞

見四維時行之子先後預薦而亡有及之者意不平
乃于建言疏頗譏切時政而謂二相不改居正之覆
輒而私其子坐貶二相皆有疏辨時行尤齟齬強飾
而其後執政驟遷允貞至吏部郎以爲差善補過云
四維知海內之怨居正深一切務爲寬大以收人心
而法度漸廢弛至大計貪酷不謹罷削者亦得復官
及章服而祖宗之法紀且盡矣時行旣已爲王篆輩
所推意不自安會得寒疾踰月不能起四維語時行
之客曰夫首相者若四時之有春行必有夏何俟煎
迫耶時行起不敢謝過唯默默而已而甲徵用嘉復

登第四維嗾其門客之在言路者俾具草令先攻
書徐學謨以嘗 上學謨斥卽攻時行草具將上而
四維以父喪歸矣四維家素富累積金至百餘萬而
尤納賄不已度不可如居正例奪情乃大行金於
上左右張鯨張誠諸用事者使爲間曰時行故居正
所私今復得其家金寶萬計爲覆露之矣 上頗心
動久而察知其無它得稍自安而御史羊可立者亦
四維客也乃復追論居正罪惡而謂居正以私構成
遼庶人憲燼獄遼庶人之妃因而上疏辨寃且曰庶
人之庫金寶萬計悉入居正府矣 上喜以可立籍

居正乃命司禮中貴張誠及刑部右侍郎丘樞偕錦
衣指揮給事中往籍其家併勘故構王憲燦事王憲
燦者其父王薨以幼未立而居正之祖父爲護衛卒
太妃聞居正少警穎且與王同歲召而奇之賜之食
而坐王憲燦其下且謂而不才終當爲張生穿鼻王
憲燦以是慙居正而會居正登第召其祖虐之酒至
死居正心銜王然王淫酗暴橫其國遠近皆妬之彈
劾屢上後遂至削國以幽死當削國時居正雖在閣
然不甚當事所謂金寶者讐語也張誠等行則居正
諸子頗侵夜焚毀其奇貨禁物而荊州守令以御史

意先期錄其人口出而子女遯避空室者不及發
錮其門則餓死者十餘曹皆爲犬所殘食而盡發其
諸子兄弟藏得黃金將萬兩白金十餘萬兩其長子
敬修不勝刑自誣服寄三十萬金于曾省吾王篆傳
作舟等然盡其產不能十之三而敬修自縊死家人
亦有從死者事聞時行等與六卿大臣合疏請少緩
之于是 詔留田千畝以贍其母而省吾等追究亦
小緩矣時御史丁此呂復追論科場事謂高啓愚之
以舜禹命題爲媚居正策禪受且旁及諸黨人時行
擬 旨留啓愚而報處其餘於是吏部楊巍等駁此

呂爲曖昧中人以大辟若先朝之趙文華王聯等旨下雖出此呂于外而奪啓愚職焚其告身給事中王士性等窺上旨所向遂極論楊魏且謂時行實黨居正而主之于是內閣部院諸大臣復劾士性等旃席之地幾成訟庭於是彼此相率而詣中貴人求援時行魏雖得留而大權悉旁落矣其後言者復攻居正不已以媚上于是復勅法司盡削居正官秩奪其前所賜璽書四代誥命以罪狀示天下謂當剖棺戮屍而姑免之其弟都指揮居易子編修嗣脩俱發戍烟瘴地方李植江東之羊可立以能發大奸

遷京秩有差而時行等自用聖誕推恩時行加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余有丁加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許國亦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其賞尤先四維時行懼行萬金張宏張鯨等始獲稱元輔每頒賞異于余許明年雲南上莽酋捷時行復加少師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有丁加少傅太子太傅建極殿大學士許國加少保武英殿大學士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

大學士贈太保謚文莊棠川殷公士儋行狀

于慎行

公諱士儋字正甫其先自濟南武定州徙籍歷城高祖贈德府審理正旺配閻夫人生贈少保公衡景泰癸酉以禮舉山東省試第五仕至德府審理正配李夫人生贈少保公峻以禮舉成化庚子高第竟不第而卒配武夫人生洪麟卽太公贈少保信軒處士也配郭太夫人七舉子不就夢文昌星見已而誕公公生而淵睿聰哲神姿迥異一歲卽能言且善識事誕

日示以碎盤取筆書秤及石印一它不復視家公奇之始太公精于曆數公生五歲卽教以干支月建時遁之例因能於掌上推行或賓客滿座各舉所生歲時問之公一一屈指無遺客咸驚嘆一日謂太公曰曆家所載止六十年過此者我向上推行百歲千歲以至無窮皆在我指掌中何不詳載之太公大笑然私心異焉七歲遣就外傳章丘翟公數過太公所見公慧一日飲而樂輒起請幸得少女備郎君箕箒客從史之輒合袂爲約翟公歸告其母母曰柰何嫁女他邑怒然翟公顧私獨喜以爲得壻其後翟公有吏

事繫客歿郡城太公殯之客位如居兄弟喪以致其子翟公母乃嘆曰吾子知人然亦未卜公之貴也公生十年能著文論十四而籍博士屬中丞蔡公經建湖南書院試郡邑諸生拔其尤肆之公以垂髫與馬公在諸生中最少而貧嘗與一羽客遊羽客見公苦學不自給欲以煉藥訣授之公笑曰吾有帶經食力柰何以丹砂誤人謝不受公既有名諸生而翟公已前客歿家益貧落於是夫人未笄而歸太夫人女畜之三年而後廟見太公故精易數占事奇中庚子寢疾屬且省試謂公若茲必第第且與曾大父合符

然吾亦以十月二十日逝也筆而志之壁是歲公以禮舉省試第五生十九年矣太公方病聞公第喜且泣已而以書一函授公曰此吾平生所聞見陰德行事也幸而試吏毋虐百姓以負朝廷公曰不敢以志壁之日逝公既以外艱未卽偕計吏乃授弟子室里中不給菽水又恥稱貸往往歲旦購楮書春帖太夫人剪綵爲花勝令蒼頭入市賣以供酒醴其甘貧如此丁未舉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讀書內館公故有儁才朗識而又力學淹貫其爲文賦數居上第已酉授翰林檢討壬子滿考贈太公檢討母封太孺人是

年奉命封伊周二藩事竣便道過家展太公之墓又奉太夫人如武定上冢大會內外宗人旣乃報使時公仕爲法從館署多暇乃益謝絕交遊閉門修業文史祿薄或不自給太夫人在邸中至課奴蔬爨家人習于儉亦咸安之乙卯檢討六年考滿丙辰同考禮部所取多知名士丁巳太夫人病思歸公乃上書御母還里戊午太夫人沒公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起朝夕几筵三年不御酒肉諸儒生執經從遊者甚衆公益覃思著述足跡不入公府壬戌起詣闕會穆廟開閣潛邸世皇精簡儒臣輔導以公叅講讀

公念天下治忽係之每當進講必齋戒存誠冀有所
感動至君德治道所關或理亂興亾之際及權奸女
寵宦寺外戚之禍不憚危言激辭以動高聽 穆廟
天授聖明每奏一篇輒斂容深納左右侍臣聞其敷
陳亦無不灑然變色易容者九年考滿進右春坊右
贊善仍兼檢討甲子奉命典順天鄉試丙寅晉司經
局洗馬兼翰林院侍講 穆考卽位以公講讀勞宣
賜白金文綺丁卯擢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尋晉
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公疏辭不允以大
慶覃恩大父父皆爲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

院侍讀學士大母母皆爲淑人 世宗皇帝梓宮入
山陵以公扈送賚金幣 上開經筵以公充講官仍
日侍講讀賜宴禮部賚金幣踰月改吏部右侍郎兼
官如故有詔修 世廟實錄以公充副裁官賜宴禮
部賚金幣是年翟夫人病卒長安 上以公講讀舊
勞特賜祭葬公以六月上書送喪東歸詔賜乘傳並
賚白金文綺爲道里費踰時而還其明年戊辰大計
羣吏時 上新卽位銳然更化圖理公以職佐太宰
而日直講帷不顧坐曹治事太宰楊襄毅公召問郡
國上計吏行其殿最公以故事出牘所廉刺治迹織

虞待錄 卷之十一
悉具備楊公多所倚決事竣有詔晉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公再上疏辭温旨褒荅不允先是公以史官畱滯且二十年至是從五品官僚一歲中遷至上卿而同事少師高公已前世廟時爲相及穆廟登極少傅南充陳公太師江陵張公皆以爲亞卿學士以其年並相而公名在後以次稍遷故未卽拜然上心日夜已嚮注之矣二月會試天下士命與少師李公典之其月上謁陵從賜一品織衣銀碗佩刀諸物四月以皇太子立覃恩大父大母皆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大母母皆

曄夫人任一子太學生五月選進士三十人爲庶士以公同少保趙文肅公教之故事教諸吉士或以其成材多所寬假卽課文括誦要以中程卽已不甚數數也公念朝廷掄天下士儲之禁苑責以後効故日夜程督諸吉士惟責實學不以空言爲質諸吉士各務彊學稽古以稱塞師法館中燈火熒熒或至丙夜公是歲以災異詔問九卿大臣用人理財之策各以便宐條上會其時諫臣石星詹仰庇嘗言事忤上左右杖奪其官又中貴人乘間多所求請及內帑金縉乾沒不貲有司莫難也公疏以爲上卽欲

用人當責之主爵比臺諫以直言中法不得洗沐吏部嘗請錄用並觸聞罷矣理財責大司農而內帑錢穀所增耗數主計不與知乃又求請差遣紛紛無狀如是卽條奏山積何益請宣詔大臣咨諏理道凡用人理財事宜但董成部臣俯垂聽納則寔政自修而災異可弭疏入中貴人謹曰藩府舊臣乃不以聖斷爲是反爲言官地以明主之失 上亦不爲動而益眷遇公其年九月大閱從賜衣一襲十二月大宗伯缺命公回部管事宗伯議上卹典條例及宗室謚法名封勘報之規一洗舊習庚午正月朔望日月交食

公兩疏請布德緩刑受言省用及飭內外臣工講求利弊問民病苦各數百言皆侃侃激切初公在詹府日侍講讀及掌太宗伯不與 上還宮問狀左右以顯職對 上念公講讀數年猶未帶玉於是諭內閣講官士儉久效勤勞加恩一階進太子太保會冊封四妃以公充副使賚金幣時經筵日講或以冬夏輒免公上疏請日講如祖宗故事四時不輟又請進講祖訓昭鑒諸書及大學衍義貞觀政要 上皆稱善從之時 今上在東宮睿質長成公兩上疏以國家舊制東宮講學不出八齡請以時出閣臣等規畫儀

節以奏。上以東宮方少，未卽從其後。二年，乃出閣。如故事，以公預請，故也。是歲，天下大比士于鄉。公以有恩詔，選貢諸生，集太學，用祭酒孫公鋌議，請增兩京制額各十五人。太醫署中，故有三皇小像，醫令以便宜奉祀其後。世廟從祀，醫請作景惠殿于署，常以春秋命大臣將事。至是，公用侍郎王公希烈議，上疏以爲三皇繼天立極，功在萬世，而列于醫師之中，使勾芒四佐配享其側，于禮不協。請毋祠于署，而進歷代醫師祀于一堂。歲遣醫令以少牢行禮，疏入報。聞初嘉靖末，議定宗藩條例，親王無嗣，以親昆弟若

昆弟之子嗣。王不得以旁支請繼。已而肅懷王夢嗣其大母定王妃吳氏，請以攝府將軍縉熿嗣禮部。議縉熿雖定王姪，其寔懷王從叔，以叔嗣姪不如令。有旨以本爵攝府如故。至穆廟卽位，又以吳氏疏請有旨如先帝令。已又以肅宗人疏請結。上左右爲內主公再疏執奏。上曰：肅藩越在遠塞，不王無以填之。其令縉熿嗣王公。又三疏力請以爲朝廷所以布大信者，有成憲可尊，海內所以安大分者，有明旨可守。今肅府請封，旣違成憲，且二聖明命赫然如一，若復從其所請，則條例不足遵，明旨不足守。人

人欲遂其私事事欲更其制朝廷號令何以行于天下疏入上意堅不可回乃進郡王攝府食將軍祿如故其後緡熿竟封爲親王則當時郡封徒以公在誦也自上卽位再郊未舉慶成之典是歲冬至大報以公請舉如故事是禮不行者四十餘年諸司案牘或無可稽考儀文樂節亦多殘缺公乃博訪故老詳核令甲肄習禮儀奏定位次是日百官與宴者咸相忤蹈以爲盛遇矣故事殿廷賜宴五品卿丞若經筵侍從近臣列坐中左門下他卽臺諫史官具列丹墀而道家羽服之流或以六品列坐門下公請令降

列丹墀序于太常祠官之後議者避之是月詔公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輔政公再疏辭溫旨褒荅不允十二月虜大酋執叛人趙全以獻用運籌決策褒賞輔臣加少保晉武英殿大學士官一子中書舍人賜金幣公上疏辭廕請給曾祖以下一品誥命上不允其辭而從其請于是審理公以下三世祖考皆贈爲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三世祖妣皆贈爲一品夫人辛未二月冊封六妃以公充副使賜之金幣公平生志趣雅在守分知止泊于世味嘗從方外逸人受養生之訣

以盛年入相倚藉方隆以居常思歸不甘寵利是年十月累疏稱疾乞骸骨歸田里溫旨慰留者三志不可回疏至四上上重違其意詔以本官致仕賜白金文綺乘傳還里遣行人護送有司月廩四石歲給輿人八名蓋是時甫五十公既退居里第閉關却掃不談世故家無常產又鮮生殖貴至卿相名田不過數頃第舍一區僅蔽燥濕僮僕數人門如寒素居則燕坐一室披閱圖史出而延見生徒論難經義濟南諸儒生及門者二百餘人或不遠數百里負笈以從公卽故湖南書院與立期會部使者慕之下記所司爲諸生供具一時濟上彬彬盛文雅有漢諸儒風而公暇時又召諸同遊故老罷吏家居者月旦會飲或遊山水之間亦頗聲爲樂詩被之絃誦以宣太平之盛四方傳其音節習而歌之公則自嘆曰嗟夫造物不假人以全僕故齊之鄙人幸得以經術蒙上恩遇位至公孤于人臣無兩又得以其餘年優游隴畝享無爲之樂自此以往者假我十年則福出于人間世矣方是時公年鼎盛海內日偵其起卽上及太后亦數數問殷先生無恙語頗聞外廷而公固已與世忘矣萬曆辛巳冬公忽病股腫輒戒門人子弟

虞後金
趣爲我豫後我其不延明年壬午春公日癯至六月
之朔病利下數日不食亦不數語問以遺言笑而不
荅至其月八日逝距懸車之日十有二年矣訃聞
上震悼輟朝一日賜祭十一壇使使治葬贈太保錫
謚文莊

光祿大夫柱國建極殿大學士少傅兼太子太
傅吏部尚書贈太保謚文簡豫所呂公調陽

行狀

吳國倫

頃歲文簡公自政府請告南還攜其伯子祠部君道
興國省族展墓視其所治新第且與國倫約婚爲遷
復故土計徘徊不能去者一月國倫送之富口別焉
公執予手曰先少保命諸孫名皆從興者志不忘故
土也顧未及遷而下世子甚痛之明年予其家來菟
裘於茲矣于時竊視公已有病色然猶與諸鄉長老
子弟接強飲食不倦去旣越歲國倫走一使省公則

公病已去體而神氣益王心竊喜之其冬仲子諧計
吏北上亦迂至興國稍稍視生產存親故益公命之
也問公起居曰亡恙海內蒼生方望公復起越歲未
兩月祠部君使其從弟興訓以計來矣嗟嗟傷哉公
姓呂名調陽字和卿別號豫所其先楚興國之大冶
縣人故居茅潭里洪武軍興籍良家子實伍而公之
遠祖文勝名在戍籍中五年戍天長六年從戍桂林
然率易歲一人踐更未有家桂林者家桂林自公曾
大父鑑始鑑娶于劉生綱綱娶于宋生璋自號古愚
子卽公父綱自少負奇析節讀儒書補郡弟子員尋
與宋夫人早世而所遺孤古愚公屬在襁褓煢煢依
劉大母撫而成之弱冠補郡弟子員由貢籍仕爲徐
聞令徐聞人至今尸祝之又古愚公與其配張太夫
人並好行仁義里中里中人無不願呂氏滋大者生
二子長應陽爲郡諸生卒次卽公公之初生太夫人
夢巨蟒入室益異徵也公生而早慧特達年七歲會
古愚公遊太學公尚未命名太夫人遣之就塾師持
周散騎所次千字授公公欣然指律呂句而視其師
曰茲吾名也因名古愚公聞之大喜曰兒志不凡哉
稍長受易多所博觀史傳語而爲文益奇比初試卽

爲督學上海潘先生所識拔謂桂林一枝當遂爲國棟嘉靖甲午舉于鄉是冬始逆朱夫人歸歸一歲率戊戌從古愚公之徐聞讀書縣解庚子歸自徐聞且治裝北上屬聞古愚公得調遂不果北而復之徐聞扶侍古愚公還辛丑冬逆張夫人歸壬寅公卒業太學聞永康程文恭公方聚徒談名理乃執贄往見文恭與語大奇之公因僑寓隆福寺下帷三年蓋自師事文恭公日益崇性命之學一切聲利不入其心甲辰一未兩試皆不第或勸之仕輒謝曰士不難仕而患學不優人益知公有大志庚戌舉進士廷試一甲

第二人授翰林編修公雖以文學魁天下爲天子史臣然自視遂循一韋布耳辛亥迎古愚公暨太夫人就養京邸每尚食公執七筯張夫人進羹湯曲極誠欸二尊人悅之其冬二尊人夜寢中煤毒公從夢寐心動若有人掖之起者起而排闥入視則二尊人僵卧幾不能喘息公自激清冷水數斗沃之始甦人以爲孝感云癸丑以編修秩滿受封父爲文林郎母爲孺人是秋公以二尊人思鄉土上書扶侍而歸歸踰一歲意猶戀戀不忍去庭幃二尊人以大義趣之乃復如京師共史職丙辰春會試上命爲同考官

所取多海內名士時分宜柄國士多附其黨而躡至
公卿者公獨固謝不往而分宜卒亦無所加公丁巳
奔父喪已未又喪太夫人公哀瘁骨立截在草土者
五年雖親暱罕見其面壬戌服除起家取道過大冶
省族爲文祭其五世以上諸祖墓而後還京癸亥稍
遷國子司業乙丑擢春坊諭德典內制隆慶改元擢
南京國子祭酒尋改國子祭酒是冬擢南京禮部侍
郎遇 莊皇帝覃恩錄磨一子戊辰改禮部已巳改
吏部尋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辛
未 上命副少師江陵張公主會試得鄧以讚等四

百人已卽奉命教庶吉士公凡三任成均率以其身
爲型範先德而後執右愿慤而左智能以故出其門
者多名實純美足爲公家賴其由少宗伯以上日侍
 莊皇帝經筵每爲講輒先齋沐期以精誠悟 主
往往緣傳經傳開列古義以爲時政規 上亦時時
嘉悅之暨修 世廟實錄稽載精覈足稱一代典謨
不獨以良史才自見壬申拜禮部尚書典禮多所釐
定諸藩王外戚中常侍有所踰制而希 上恩數者
一切議罷而諸曹郎吏亦莫不廩廩奉其職會 莊
皇帝晏駕公從哀次條奏諸大禮頒布行之中外翕

然稱善是夏。今上卽位。上幼冲方嚮。意問學。知公宿學大儒。進文淵閣大學士。協贊機密。備顧問。蓋公素以忠朴受知。少師公故。少師公首推轂。公而上。卽首任之。爲天下望。及在政府。又與少師公同心體國。與致化理。上嘗親書大字賜公。其一曰樞機克慎。其一曰同心夾輔。喜起都兪之風。于時再見萬曆甲戌。上命主會試。得孫鑛等三百人。是年修穆廟實錄成。上加恩晉武英殿大學士。少保兼太子仍禮部尚書。誥贈曾大父鑑。大父綱。父璋。如公官妣皆一品夫人。妻張氏累封一品夫人。丙

子公以一品秩滿。上又加恩晉建極殿大學士。少傳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錄廕一子中書舍人。是年伯子興周舉於鄉。明年丁丑舉進士。公入相。凡六年。遇。上優禮師保。每見稱不名。上殿不趨。及諮訪大政。多稱。旨輒降溫諭。褒之。屢遣祀郊廟。先師孔子暨上。兩宮徽號。大婚嘉禮。以及納款獻俘。諸盛事。公皆協恭贊成之。無一不當。上意而所受。上恩賚殊特。非先朝宰輔所嘗蒙。至于金錢文綺輿馬。什器之賜。及夫大官傳食。中使慰勞。尤不可勝紀。公居恒自念。遭遇非常。不能圖報。萬分之一。會病肺久。

而足又患痿徒履漸不自勝顧恐一日負主未忍
言去至戊寅秋公見皇上年日盛學日新朝政次
第修舉又自度病寢劇恐歸不及首丘喟然嘆曰惟
幄非病臣素食地也因上書乞骸骨書屢上上屢
固留之而求去益力書至十上乃得請上徐遣御
醫視藥行人護行時與周為祠部郎亦自上書請得
扶持其父上許之仍賜內帑金百金文綺二襲且
詔乘傳以往曰卿歸幸善休沐尋當召卿矣公歸里
居一年疾稍平祠部君又得在告侍養會仲子興
舉于鄉公且喜且懼曰吾家世受國恩而不世篤

忠貞報之非人臣也即非人子也吾憊矣兒曹其毋
忘忠貞之訓是冬十二月廿八日公晨起猶對客食
飲如常旁午病忽作口噤不語越三日為庚辰元日
公自起櫛沐坐正寢而逝訃聞上甚悼之為輟
朝一日詔禮卿頒諭祭十一壇冬卿營宅兆太宰議
贈贈太保仍錄廕一子中書舍人輔臣議謚謚文簡
諸卹典視常數有加公生平深沈簡諒內辨而色溫
于人不輕喜怒事不輕可否而人亦無所用其間以
嘗之論學本倫理立朝重名節為詩若文古雅廓宏
不涉蹊徑性尤喜澹泊雖被蟒玉未嘗去澣衣又門

無私謁雖故人邑子不得妄陳一辭乃其所與少師
公斟酌元氣總理萬幾事又在禁密非外臣所得窺
而公且樹一士惟恐見知急一人惟恐見德人故益
無所藉以頌公卽祠部君嘗語予鄉者平古田及懷
遠府江兩大捷皆公石畫先之而使建議視師者尸
其功大臣休休無他技信夫吳國倫曰初呂氏以戌
人粵何孿孿也乃一日而四世稱相臣遂爲粵西華
胄豈其先陰德厚乎若文簡公父子相繼欲反於楚
則又明於禮樂也已禮不忘本樂樂其所自生公其
自托于五世及周之義乎予故狀其大者如此公生
正德丙子二月十八日距今六十有四年

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

淵閣大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端南宇高公

儀墓誌銘

呂調陽

隆慶壬申五月 先皇帝疾大漸 召三輔臣受

顧命南宇高公方對病聞 詔強起屬哀增劇越月

念三日竟不起未及光輔新政天下惜之公諱儀字

子象別號南宇世籍杭之錢塘高祖南山公德銘始

居今東花園里曾祖商隱公源祖樂靜公富父東園

公鉞並以隱德聞而樂靜東園則皆以公貴贈資政

大夫如其官母徐贈夫人正德丁丑十月三日東園

公夢于肅愍而生公公穎異慕于公之爲人亦每負嘉靖庚子以易中浙江鄉試第六明年舉進士三甲第一人改庶吉士嘗試文淵閣賦見者驚賞遂有聲館閣間癸卯授編修時柄臣某方寵倖傾中外悅公嫻文藻欲羅致門下數遣子及門風指公拂其意遂大銜忌而名行蒸蒸益起隱然負當世之望矣丁未同考禮闈戊申予告歸比還與修國典壬子疏乞終養適莊皇帝在潛邸將出講學所司奉世廟旨慎選儒臣充講幄首公詔下會東園公訃至奔歸歸而徐夫人又卒居父母喪守制里中四年漸

人趙通政者爲柄臣狎客得視師浙中藉勢驕橫於鄉里諸謁者旁趨治屬視之公弗往也趙旣先公乃報謁中馳入獨抗禮無所詘趙亦不能有加於公丁巳陞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而嚮通政者已官尚書屬其甥國學舍中令母卒業而超銓也數款曲致謁公固不可趙恚語人曰何物司業乃爾尊大耶然竟亦不能有加于公久之陞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居南都又幾三年會柄臣以罪罷去遂用僉議陞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甲子陞禮部右侍郎明年轉左又改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

本令
中官
與外
史議
紀典

吉士尋掌院事丙寅陞禮部尚書仍兼學士 世廟
方嚮意用公會崩不果先是朝儀久曠故籍散失隆
慶改元始設辰宁臨羣臣奉祝冊謁 宗廟具 法
駕郊見 上帝幸辟雍釋奠講經諸大典禮咸倚辦
春曹旦暮待報無從考質公以其意酌今昔之宜修
舊起廢燦然明備無不當乎人心舊制合享天地以
日月從嘉靖中乃分建四郊于是中官有請合祀復
洪武舊制者公固不可曰洪武初不分祀乎即分亦
舊制也何必改作竟寢其議或問合享非歟公曰無
論非是奈何令中官得與外庭未議衆肆之 孝烈

皇后先以保護功附 主 世廟公奉遺詔議遷

謂早
建儲

主內殿而附元配孝潔秩然足垂一代彝典他如
薛文清從祀革張真人道號及諫免舊邸之遊幸停
取光祿之羨銀並關切大體詞讜義正讀其疏者無
不稱服 上方五齡公數引漢有司蚤建之議抗疏
力請 國本乃定又議請親賢講學覽奏召對諸疏
皆見嘉納公典禮三年紀法無不行者然故多病不
任勞丁卯秋乞休致疏七上咸 優詔勉留已巳冬
復懇疏乞骸骨先後凡十二上乃得請以典禮勞加
太子少保賜馳驛傳歸輔臣言官交章留公僉謂公

可大用於是公去而望亦滋重矣去之逾年先帝
以今上在東宮且出講學念先朝耆舊可備保
傳無踰公者詔起公於家辭不許乃單車就道壬
申春三月朔奉詔日侍今上講讀于文華東序
夏四月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公負望久數病數起晚
而大用中外方想望風裁而溘焉逝矣傷哉計聞
天子震悼賜恤甚厚命以一品禮葬祭廕于中書
舍人謚曰文端公體貌魁梧而性簡寡言笑每定大
謀斷大義羣情指顧間徐出一二言決之切中肯綮
既貴雅飭如書生自視恂恂無他技及見權勢炫

羣然風靡者若無有也雅恬素絕紛華珍玩之好
不畜姬媵獨文史自娛入官三十年世業無所增加
舊第既火終公之身未嘗營創再歸皆假館於人不
以爲意卒而發篋不給斂具門生故吏爲歛歔泣下
公平生不爲餽遺干謁人亦無有能餽遺干謁公者
古稱社稷臣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蓋其風度如此
明興以來錢塘著稱者蕭愨暨公其人品位望相埒
然蕭愨遭遘不辰公業雖未究而完名令終過之夢
徵固不虛也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其孝友著在家乘
不書公享壽五十有六配鍾封夫人子男一卽循學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贈少保謚文莊馬公自強墓誌銘

張四維

關中古都會地當漢唐代蟬聯樞揆不可勝紀顧自
明興來名臣碩卿勳伐相望獨未有叅政地者迨萬
曆戊寅馮翊馬公始由太宗伯承麻拜云公負公輔
望久當是時以舊學受 眷知 上所注意甚厚海
內士咸訢訢謂關陝地霧二百年始發于公必且抒
所素蘊以協贊 中興偉烈不偶然也俄而公被末
疾以歿吁可悲矣公姓馬氏名自強字體乾別號乾

菴陝之同州人也自其先世居州城南之馬坊頭有諱和卿者生克敬克敬生馴太學生公高祖也曾祖文祖通知博野繁峙二縣父珍宛平縣丞母李孺人自曾祖而下咸以公貴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妣皆贈一品夫人初李孺人方娠公夢龍遶室宛平公亦夢南極老人以緋衣兒來送比公生頭角嶄然不類凡子父母奇之幼警悟自知學授章句卽解其大義十歲能文年十四補郡庠弟子員嘉靖庚子舉陝西鄉試第一聲名籍甚顧屢上春官不偶益潛心下帷精進不懈已復携羣弟子

修業於太華山之青柯坪癸丑登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故事吉士年長者總挈諸務曰館長人多匿年避之公年在數人下獨不避諸所綜理咸盡善愜於衆心前後鮮及之者乙卯授翰林院檢討甲子滿九載陞修撰是時重錄永樂大典被命爲分檢官丙寅丁父憂丁卯以重錄大典書成加侍讀己巳服闋起司經局洗馬管國子監司業事庚午回局兼翰林院侍講充經筵講官纂修 肅皇帝實錄是秋典應天府鄉試公品校精審凡三爲會試同考官及是榜所錄士咸稱得人陞國子監祭酒公見科條漸弛失教學

初意毅然以振飭自任首按事不逞習爲姦利事者
剗剔積蠹悉取 累朝訓典申明之絕請託抑躁競
勵學官日以正學廸諸生於是成均中爽然易觀聽
焉時生徒大集有需次經年不及撥歷者公上疏請
損諸司歷事期而增其名額諸生有貧困不能自給
者輒周之故士初憚公已無不愛且敬者辛未陞詹
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尋掌院事是時
上在東朝言者請妙簡端方士備輔導故遷公宮尹
壬申 上出講學遂以公爲講讀首臣公念 上方
冲齡凡所進講不爲微文與義務取目前易省事款

款曉譬冀有所感動儀度端詳音吐洪暢 上聞而
甚悅以告 穆考有時講退于幄後嘖嘖嘆美衆咸
聞之陞詹事兼教習庶吉士 上登極擢禮部右侍
郎充日講官尋轉左掌詹事府事丁繼母張氏憂歸
上時時念之嘗與元輔張少師言公所講解易省
久之又特問公服將闋未也乙亥守臣以公服除聞
詔添註詹事府以原官協理府事充實錄副總裁日
講如故抵京陞吏部左侍郎會禮部尚書缺廷推以
公名請 上遣中使問閣臣尚書兼日講否張少師
爲言講臣須清心專慮而禮卿部務煩重勢不得兼

狀乃陞公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罷日講仍充經筵講官蓋特命也時宗藩繁行諸請名封婚祿歲以千計中多詭冒乖越而先後條例亦自相牴牾以故王府科宿猾習其穴竇交結諸藩狡狴出入爲奸莫可究詰公一一清其源本擇條例協于情法通行無碍者爲準其一時有爲而設彼此刺謬者悉屏去之今禮部新題更定宗藩條例多公所具藁也法守既定乃斥汰諸積胥之尤無良者凡王府章疏至必親爲裁決隨榜之部門明示行止由是諸掾隸無所索賄公宇肅然隆慶間嘗罷張真人封以提點世其祀及是提點來朝請復封公寢其奏提點固請不已公上疏歷陳其不可且請嚴社黃緣請乞之隙無啓倖門語甚剴切初北虜通貢市儀部所議爵賞有定額矣乃虜欲無厭歲請寢溢額公明其非計請申明初約凡一切額外乞求令邊臣勿復通令甲所載文武大臣卹典節年條例增煩予奪靡準公審詳叅校議爲畫一之法奏之報可著爲令丁丑知貢舉世廟實錄成加公太子少保戊寅三月進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公雅有康濟志以古人自期待感幸知遇夙夜孜孜矢有以自效會偶疾不愈竟

卒距其生正德癸酉得壽六十有六耳計聞 上悼
惜深至輟視朝一日賜賙賻舍襚之具甚渥贈少保
謚文莊加祭至十一壇廕一子中書舍人遣行人護
柩還工部主事督修塋兆凡所爲哀榮卹終之典視
禮臣所議悉加厚焉蓋 上所惓惓注眷公者其恩
禮始終不替益篤如此惜天不假公年不及大究厥
用爲可恨也公隆顴方頤鉅耳豐背舉止凝重儼然
山立見者知其正人其操尚端諒凡立身施政務行
心之所是不欲一毫苟徇於人兼容博愛發於至誠
見一人一物不得其所必疚然思爲濟之故平生卹
困周急惟其力所可爲如恐不及見不善蹙額若將
免已人有片長寸善汲汲樂與之自以爲不如也蓋
其德宇淵宏造詣深邃誠心直道貫乎表裏始終無
間然矣性篤孝爲諸生時李孺人病陷危齋心祈神
祐姪應第者弗知也夜夢神告之曰語若叔而祖母
數定矣其精誠感通如此事父宛平公樂志承顏備
極無方之養居喪孺慕有烏鳥數百旦夕翔集其廬
人以爲孝感所致云公配李氏累封一品夫人子男
二人怡舉人慥進士兵部職方司主事



皇朝通志

卷之十一

十一



皇朝通志卷之十一
十一

